

田中禾 著

田 中 禾 散 文 随 笔

在自己心中迷失

河南大学出版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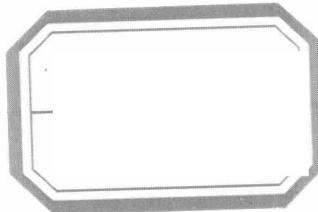
田中禾 著

田 中 禾 散 文 随 笔

在自己心中迷失

1267

03246



河南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自己心中迷失 / 田中禾著.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649-0555-2

(田中禾散文随笔)

I. ①在… II. ①田…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1614 号

责任编辑 李景奇

责任校对 王可佳

封面设计 王四朋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32.75

字 数 456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卷一 眷念皇帝

关于礼仪之邦之瞒和骗.....	(3)
关于诚和信.....	(9)
关于心理健康.....	(17)
眷念皇帝.....	(25)
高雅而潇洒的遁逃.....	(30)
钟摆・树叶・人性的磁极.....	(34)
关于女人(四题).....	(42)
关于自己(二题).....	(49)
梦中的橄榄树(二题).....	(55)

卷二 画说东西

小圈子与大众

——关于艺术的未来.....	(61)
画说东西(六题).....	(69)

说东道西

——与季羡林先生商榷.....	(87)
从布莱希特看东西方文化对流.....	(94)

欧洲的王宝钏	(97)
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家看当代戏剧	(101)
读音乐(二题)	(106)
画说文学(六题)	(110)
在绅士的客厅里聊天	
——我与《世界文学》	(120)
从《沙恭达罗》到《第二十二条军规》	(123)
评张艺谋两部作品	(129)
影视与文学的杂想	(132)
罪恶、苦难和力量	(134)
《武则天》随想(二题)	(136)
樊粹庭的启示	(139)
桑派艺术与祥符调	(142)
关于振兴豫剧	
——从田敏说豫剧	(147)
圈外说戏	(151)
“小垫窝”的艺术与人	(157)
传播豫剧经典的人(外一章)	(163)
珍惜中原文化的宝贵遗产	(167)
让经典融入现代	(169)
丰子恺的奇闻和大江健三郎的趣事	(171)
向往纯粹	(174)

卷三 浪漫之旅

享受人生(三题)	(179)
融入尘世	(183)
人和树叶(外一章)	(186)
春天短章(三题)	(190)
博尔塔拉(三题)	(194)

康涅狄格寓言

——造访马克·吐温故居	(200)
太行二题	(203)
走过阿坝(二题)	(207)
阿坝的牵挂(三题)	(212)
看中岳说中原	(217)
深闺识秀	(220)
故园一棵树	(222)
我心中的泗洲塔	(224)
梦中的妈妈	(227)
母亲三章	(232)
永远魅人的“山那边”	(238)
独自远行	(241)
长大以后	(244)
故乡的年	(247)
童谣中的年	(250)
年集	(253)
中国年和中国神	(256)
走亲戚	(259)
玩故事	(262)
十五的柏枝桥	(264)
乡情永远	
——序《唐河人》	(266)
吃喝三题	(268)
我的业余和余	(279)
修道院纪事	
——我的书斋	(288)
如果你没有迷失	
——给某个中学生	(291)

为青春作序

——序郑州七中同学作品集	(294)
花儿与少年以及春天	(296)
浪漫是人生的翅膀	
——读《长流诗钞》	(299)
一个孩子对一个老人的记忆	(302)
我的大学	(305)
青春之梦	(308)
浪漫之旅	(314)
1978:历史的瞬间	(323)
二十一世纪我在怎样生活	(329)

卷四 心的客栈

在自己心中迷失	(335)
文学,心的客栈(外一章)	(347)
文学对话录	
——答某杂志访谈	(349)
个人、故事和小说(三题)	(356)
文学的乡土性、现代性与世界性	(362)
任怪圈继续旋转	
——现实主义的当下命运	(369)
乡村——原生态的文化标本	(377)
在历史与人性的切点上观照乡土	
——人学的乡土观	(380)
独轮车的背影	
——两评苏金伞	(383)
窗外风景	
——序五位海外女作家散文集	(387)

心灵的弧线

——张炜印象	(395)
墨白的近影与远景	(397)
莴笋搭成的白塔	
——读李洱的《缝隙》	(405)
颍河的精灵	
——漫说孙方友	(409)
好日子 坏日子	
——读戴来的《将日子折腾到底》	(412)
纯粹的过程	
——读杨稼生的散文	(414)
拨动人性的琴弦	
——读琼子的诗	(416)
在某大学讲课答大学生问	(419)
小小说的文学性	
——答《百花园》杂志任晓燕访谈	(422)
与中学生谈写作(七章)	(425)
并非只是批判	
——谈巴尔扎克对理想形象的塑造	(444)

卷五 创作札记

我写《五月》	(457)
超级玛莉的历险	
——《匪首》创作札记	(462)
就《落叶溪》笔记小说答朋友问	(472)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文学是人学	
——小说集《轰炸》自序	(474)
斗争与妥协的过程	
——《田中禾小说自选集》自序	(476)

《父亲和她们》创作手记二则	(479)
与墨白对话：小说的精神世界	(483)
与何向阳对话：文学与人的素质	(490)
当我们老了，当我们谈论爱情	
——陆静访谈	(501)
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与美	
——李勇访谈	(506)
后记	(516)

卷 一

眷念皇帝

关于礼仪之邦之瞒和骗

我怀疑孟德斯鸠(1689~1755)对我们中国人有成见。说不定他在中国受过谁的骗,或遭遇过不愉快的事。哪个中国人得罪了这个十八世纪的学者?让他说中国人“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全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16页)。这是标准的妖魔化中国。还有康德,他到中国来过吗?如果他没来过,他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卖鸡在鸡嗉子里填沙子、秤砣上做假?他有什么证据?如果他没有证据,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完全可以告他侵犯名誉权。连黑格尔也说中国人爱骗人,我们中国人可一直很尊敬他,学他的辩证法,学他的美学,我们哪点儿惹他了?

其实,吹吹牛,说说假话,本是我们这个民族幽默、浪漫的品性。小时候,故乡县城街坊间流传着这样的笑话:一个唐河人、一个南阳人和一个社旗人同时到客店投宿,店里只剩下一个铺位,三个人就说,咱们各说各自县城的风景,比比看谁说的风景最好谁就住这张铺。唐河人先说,唐县有个塔,离天一丈八。南阳人接着说,南阳有个王府山,离天还有一丈三。社旗人最后说,社旗有个春秋楼,半截插到天里头。结果社旗人住了店,唐河人、南阳人只好蹲在客店屋檐下挨冻。其实唐河的塔最高,社旗的春秋楼最低。这是唐河人的教

训，不会吹牛就吃了亏。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我的一位堂兄在大队里当队长，公社召开夏粮丰收放卫星动员大会，为了表示积极响应号召，他抢先登台发言，慷慨激昂，说要保证今年夏粮亩产超千斤（那时的小麦平均亩产一百斤左右，我老家的村子由于缺少肥料，一般年景一亩小麦打八九十斤）。谁知后边发言的人完全演绎了三人住店的故事，一个比一个吹得高，最后上台的人说他们“亩产超八千，拼死争一万”。我这个堂兄被当做右倾分子活靶子，在大会上挨批判，受辩论。那一年小麦的卫星被我们河南西平县和平人民公社放了，是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水稻卫星被南方某公社放了，亩产达十二万多斤。报纸上登着一个小男孩站在稻棵顶上的照片，稻子密得连人站在上面也漏不下去。这消息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激动得彻夜难眠。他老人家出身于农民家庭，对种庄稼并不外行，他应该知道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然而他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数字的真假，数字的真假并不重要。这个最得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浪漫主义诗人，宁肯相信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编织梦想的激情与创造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热腾腾的人气比打不打粮食更重要。那是一种精神。那时经常有上边领导到下边去看丰收粮仓，大囤满小囤流，囤里是麦草，囤面盖一层粮食。很多当官的心知肚明，却还是欢天喜地，大加褒奖，该升官升官，该受奖受奖。这是大家的需要，囤里有没有粮食并不重要。你亮了底，败坏了大家的精神，不唯坏掉许多人的前程，还会使自己倒霉。鲁迅早就说过，彻底是好的，透底就不好了。西方人的观念比我们形而下。这跟他们重实证的传统有关。他们只相信科学证明，不相信美丽梦想，缺乏浪漫主义精神。如果他们研究一下中国古典神话，他们就会对我们的浪漫主义有更多的了解，就不至于把我们的豪言壮语当做撒谎骗人。一九五八年许多跃进民歌（后来被我们最有革命激情的郭沫若先生编入《红旗歌谣》）比如：“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征服，大山能搬家。”这不都是从《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演绎来的吗？西方人肯认真研究一下中国最正宗的宗教——道

教就会明白，中国人重气、重意，不重实际。一重实际，人就成了俗物。在炼丹术的学问里，用柴薪、鼎炉、矿石去炼可以服食的丹散，这是外丹，是最低级的修炼。真正的修炼是精、气、神。以身为玉炉，心为金鼎，精、气为药石，气运泥丸，下降丹田，意念所到，去矿留金，炼成了真丹，可以心存万仞、意吞八荒。这还是下乘。中乘以乾坤为鼎器；上乘以天地为鼎炉；最上乘以太极为炉，太虚为鼎，不但宇宙囊括其中，连宇宙没形成时的混沌也都炼入胸中。这等气魄，这样境界，西方人能想象吗？有了这样的气魄，何愁白日升天，羽化成仙？西人把我们的炼丹术弄成了冶炼术，精神的东西被物质化，他们虽然得到了金、银、铜、铁、铝、汞、铅，可以拿去赚钱，却失去了精、气、神，堕为凡胎。他们修不成正果，却说我们骗人。这能怪我们吗？公元六一〇年，中国第一次搞对外开放，请外国商人到洛阳来（不知那时他们叫不叫什么节），用了一万八千人演节目，声闻数十里，一连半个月，城中商人、居民身着华衣，盛饰市容，西域商人免费吃喝，醉饱方休。他们看见树上缠着锦缎，就很不明白地问：“你们不是还有许多人没衣服穿吗？为什么把锦缎缠在树上，不给他们做衣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三编第一册，第 38 页）他不知道我们中国的礼就是讲究排场，自己再苦再穷也不能不撑面子。我们算的是精神账，不是经济账。如果他们把这种热情好客也当做欺骗，那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几年前一个外国人到我们老家去考察黄牛养殖，县里通知把全县的黄牛都拴到公路沿线村头上，其实这并不是欺骗，把最好的拿给客人看，这是中国的礼仪。况且关系到世行贷款，重视一下是应该让他感动吧？

报喜不报忧，多歌颂少暴露（最好只歌颂不暴露），并不是鲁迅这老夫子所说的瞒和骗。——鲁迅帮助外国人妖魔化中国，是因为他读多了外国书。他应当知道，隐恶扬善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中国人讲究为人助兴，说话吉利；讨厌口无遮拦，扫兴、败兴。外国人经医生诊断得了不治之症，他本人有知情权，医生必须告知他。医生、家人可以安慰他，但不应该对他隐瞒病情。中国人被诊断出绝症一

般不告诉本人，只告诉家人，家人总要瞒到不能瞒下去，让他自己慢慢明白，也许直到死去，家人和他自己都不愿把真相说出口。讳疾忌医，不犯忌讳，这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原则。除了不扫人兴，还有礼仪上的规矩。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读错了字，我当时举起手说，报告老师，那个字念栅(zhà)栏，不念栅(shān)栏。老师板下脸冷淡地说，就你知道的多！事后有位对我比较好的老师找我谈话，私下教诲我，你怎么可以当堂举手纠正老师呢？你不懂中国的古训“下不犯上”？即使你说得对，也要为老师保全面子，“为圣者隐”。儒雅的人讲究息事宁人，执拗较真是没涵养的表现。长大后读了“指鹿为马”的典故，才明白不说破真相不仅是出于为圣者保全面子的礼貌，还有更深层的利害。赵高当然知道那是一头鹿，他故意把鹿说成马，谁天真到以为他不识鹿、马，站出来纠正，那你不是叛逆就是笨蛋，该杀无误。这不是阴谋，是阳谋。你愿意上钩，谁有什么办法？如果我的老师故意把字念错，来测试我们对他敬畏的程度，我不就是那个该杀的蠢货了？礼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犯上不只会削弱在上者的权威，还能测验出一个人忠心不二的程度。没有忠心，势必有一天会作乱。所以在中国成语里“犯上”与“作乱”是同一个词。

认真习礼的人不但懂得不犯上，还要学会敬上、体上。武则天登少室封中岳，山谷里风撼林涛，武则天问，这是什么声音？她身边的臣子说，这是山呼万岁。这是我刚从旅游景点上听来的故事。武则天身边的人就是个习礼得道的人。武则天并不是不知道山不会呼万岁，可她心里希望这声音跟她的到来有关。某位领导好写字，你赶快给他弄纸笔，替他装裱，宣传；某领导好摄影，你给他弄相机、胶卷，帮他冲洗放大，办展览；某领导爱写点诗词，你赶快给他来篇评论，拿到最显要的报纸去发表。这仅仅是拍马屁，虽然会得到小小的好处，可还做不了心腹。真正能干的臣僚应该是上面想什么，不说出口，甚至嘴上说不，你要会按他的心意把事情做周到，这才能成为心腹。外国人竞选总统、州长、议员，不遮不盖就是要竞争，公开拉票，不惜花钱，这种不顾廉耻的做法为我们礼仪之邦所不齿。按中国的礼仪，想做

什么是不能说出口的。曹操、司马昭都想做皇帝，心腹们不断上书劝禅，劝进，最后他们的儿子替他们实现了愿望。石敬瑭、赵匡胤、袁世凯即使心里非常想做皇帝，嘴上也要一次次谦让，让臣下三番五次上表，甚至把黄袍加在身上，弄到不接受就有拂民意，这才肯登禅受锡，比外国人到处游说、丢人现眼不是光彩多了？现如今非常想当官的人，一边不惜手段去跑，一边口头上还要不断表白自己把这一切看得很淡，甚至把人杀了，还说无意和他争。脱开世俗目光去评价，这是帝王文化之真传。帝王文化之博大精深，岂是孟德斯鸠者流参得透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本书出版于一七四八年，也就是乾隆（清高宗弘历）十三年，我中华大清正当康乾盛世，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康熙是清朝最开放的王朝，对西方宗教文化比较宽宏，待西人也比较客气，由于他的客气，基督教、天主教才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可这个不识好歹的孟德斯鸠非但不领情，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9页），他埋汰了中国，使自己赢得了世界声誉。按他的高见，国家政体分为三类，“共和政体基于道德；君主政体基于荣誉；专制统治则基于恐怖”（《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孟条），看来我们中国的帝王在他眼里连君主政体也算不上。令我们二十一世纪许多大腕文人赞叹而引为自豪的千古一帝，只不过是靠着恐怖、强权才得以坐稳江山，一个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我们立国的基础竟被他说成是恐怖。这话确实叫人难以下咽。

好在这本书是二百五十四年前的事，二百五十四年前我们被孟德斯鸠妖魔化了一次，和他较真也划不来。二百多年过去了，几代人过去了，我们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应该让这位借骂中国成名的人到中国来看看，让康德、黑格尔也都来看看。鲁迅这老头也该醒过来，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在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程度比二百五十年前有多大的进步？（起码我们从八十年代起已经推广了“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再见”这十二字的文明用语。

说实在话,当初乍听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最后说“谢谢主席先生”我感到很诧异,干嘛谢他?两人见面或是通电话不问“吃过了?”简直没一点礼貌。)瞒和骗的形式与内容是否实现了现代化?“吾日三省吾身”,“知耻近乎勇”,在我们传统文化里有许多类似的名言,虽然我们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否则就是迂腐),可我们的说法毕竟要什么有什么,怎么说都成套。如果中国人敢于面对自己的丑恶,妖魔化对我们还有什么作用?